

# 论基督教在埃及迅速传播的原因\*

贾宝维, 田 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地区,诞生后不久便开始传入埃及,并很快发展起来。埃及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契合是基督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前提,而埃及大量犹太社团的存在也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加之基督教的普世思想迎合了当时埃及的民族情结,这使基督教在埃及传播并迅速发展成为可能。此外,“神圣家庭”的传说也加强了埃及作为基督教圣地的自豪感。

〔关键词〕基督教;埃及;传播;原因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8)04-0001-05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在文化领域的一大变化就是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何以能在埃及这个传统多神教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地区传播并迅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思想、社会、民族和宗教等方面对基督教在埃及迅速传播的原因做一初步的探讨。

—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顺利传入埃及,首先是因为埃及的传统宗教文化与基督教有许多相同契合之处。众所周知,基督教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东方神学的内容,特别是埃及的传统宗教对基督教有重要影响,为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完善成熟做出了很大贡献。

古埃及宗教神话中,后来基督教教义中的创世学说、死后复活、末日审判、天堂地狱和灵魂得救等宗教观念已初见端倪。基督教认为宇宙之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sup>〔1〕</sup>。而埃及神话中宣扬造物主阿图姆最早出现于混沌水中,又独自生出了大气之神舒和湿气女神泰富努特,而他们又结合生下了大地神盖伯和天空女神努特。天空女神努特弯曲的身体造就了天宫的穹庐,而她的双臂下垂到没落太阳地平线上。这也是人们想象中,最初天地的创造和分离。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传说明显借鉴了奥西里斯神话的内容。据埃及神话记载:埃及国王奥西里斯被其弟塞特阴谋杀害。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找到了他的尸体,却又被塞特残忍地肢解成14块,并散扔到埃及各地。伊西斯历尽千辛万苦找回碎尸拼合,据说伊西斯伏在奥西里斯尸体之上痛哭,与其体内的生命力相结合,结果感应怀孕而生荷鲁斯。这对后来圣母感灵而生圣子的传说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荷鲁斯长大后,在众神的帮助下,打败塞特,夺回王权,又使其父复活<sup>〔2〕</sup>。奥西里斯的死而复生的神话,反映了尼罗河的周而复始的泛滥和季节交替的自然变化规律,体现了人们对农业神的崇拜,后来又发展为宗教的“来世”观。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审判也给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留下了印记。奥西里斯复活之后,不愿再留人间,于是成为冥府之王,专司亡灵审判。传说记载,死者通常在木乃伊保护神阿努比斯的引领下来到奥西里斯审判庭,通过天秤来称量受审者的心,以此来决定死者是应该享受冥间的快乐还是地狱的惩罚。奥西里斯高坐在中央,真理和正义之神玛阿特化身砝码放置在天秤的一端,死者的心脏放在另一端,在阿努比斯面前称量,托特神负责纪录。如果天秤的两端平衡一致,托特神便宣布死者无罪,死者及其灵魂便可以到达奥西

\*〔收稿日期〕2008-04-20

〔作者简介〕贾宝维(1958—),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和宗教史。

里斯的冥府王国生存下来,享受冥世的欢乐。如果天秤两端失衡,审判没有通过,死者就没有资格获得永生资格,因而被守护在天秤旁的动物吃掉<sup>[3]</sup>。在天秤之前,有一头如鳄鱼、前半身似狮、后半身如海马的吃人恶兽蹲踞虎视,专门吞吃生前曾作恶的不义之人的心和身体。

埃及宗教中太阳神崇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对的黑夜常常被描绘成阴间的形象。埃及古王国时代,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太阳神拉的崇拜被加强并形成众神之中至高无上的主神,连国王都称为拉之子。传说拉神每天白天乘坐太阳舟从东方航行到西方,累了的话就在天神努特化身的天牛腹带上休息,然后进入地下世界。拉神每个夜晚都要穿越阴间。在冥府中,他必须经过12个关隘,似乎相当于12个小时,同地下恶魔搏斗,而最严峻的关口就是与巨蛇阿波斐斯的遭遇和斗争。只有闯过这些难关之后,拉神才能走出冥府的大门,重新出现在天空之上,照例继续他的航行,进而照耀人间。这些阶段的划分既是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解释,也是对阴间的想象,还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多层地狱传说的雏形。

埃及宗教神话对基督教文化影响较大的还包括救世主降临的传说。埃及文学作品中含有救世主降临的预言,如保存在十八王朝纸草文献上的《涅菲尔提预言》,反映了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混乱局面,预言一王“将戴白冠、红冠”,平定叛乱,人民为之欢呼,亚细亚人和利比亚人不得不跪伏在他面前。“正义又将重新来临,而邪恶将遭到唾弃。所有的人见到这一切都会感到欣喜欢乐,也都将追随这位国王。”<sup>[4]</sup>这段预言暗指中王国的阿蒙尼姆赫特统一上下埃及的故事,但从犹太教的弥赛亚到基督教的基督降临,无疑可以看到这一救世主降临传说的影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埃及还尝试了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的改革。众所周知,埃及奉行多元化宗教,除了祖先崇拜和动物崇拜外,还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在众神之中,最初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太阳神“阿吞”,到了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四世统治时,却抬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为了对抗日益膨胀的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阿蒙霍特普四世(即后来的埃赫那吞)推行了一次宗教改革,即把自己和王后尊崇的阿吞作为唯一的神来崇拜,打击阿蒙神和其他神,在主观上试图推行一神教改革。由于埃赫那吞统治的软弱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宗教改革最终失败了。但从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看来,多神教趋向一神教的改革,这也

是一个进步。当然,文化的传播往往是互动的,埃及也曾受到圣经文化的一定影响。一个逆向交流的例证出自公元前4世纪晚期。在赫尔摩坡里斯的阿蒙·拉高级祭司盘滕斯里斯坟墓的一个铭文里,我们看到一个独特的表述“神的恐惧”(《盘滕斯里斯墓铭文》,62/2),这个词应该是圣经中“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创世纪》20:11)或“敬畏神执掌权柄”(《撒母耳记下》,23:3)的转译<sup>[5]</sup>。正是埃及这种传统社会多重文化的交流和宗教宽容性,最后成为基督教在埃及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

受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埃及很早就出现了类似基督教“上帝”的理念。考古发现公元1世纪的“斯林格纸草”显示了在法老时代和早期基督教之间,埃及就有了神性的概念:“当人们举起手,神即已知晓……他知道哪些是心存邪恶的人……他知道哪些人心目中有神……是他给与了法律与审判……他创造了光明与黑暗……他创造了日、月、年和大地……幸运与不幸都是神所赐”<sup>[6]</sup>。可见,在基督教之前埃及人似乎已经接受了“神”的概念,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应该是埃及犹太人中的一些传教士、逃亡者和商人。

## 二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城市中犹太社团的存在是基督教得以传播的基础,尼罗河三角洲教会史的伊始一定与犹太人离散到地中海沿岸有密切联系。几乎是与第一批希腊居民同时,一些犹太人也开始在这个新的城市定居,或者至少他们这样宣称。公元前301年,托勒密一世控制了巴勒斯坦,从这以后,埃及占据了巴勒斯坦长达一个世纪。托勒密一世从征服巴勒斯坦的战争中带回了许多俘虏,公元前3世纪,他又雇用了一些犹太士兵作为他的雇佣兵,答应给这些雇佣兵分发军田。犹太人越来越多的迁居到亚历山大,到公元前1世纪,形成了犹太本土之外的最大的一个犹太人团体。公元前2世纪以后,由于托勒密六世的亲犹太政策,又有大批的犹太人涌入埃及。到基督纪元前后,整个埃及有100万犹太人,是除了巴勒斯坦以外最大的犹太人社团。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犹太人的一个聚居区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约10万犹太人在这里定居。亚历山大的2/5地区被犹太人所控制。<sup>[7]</sup>犹太人成批进入埃及,就语言和文化来说,很快被希腊化,但他们紧紧依存于他们的宗教,在亚历山大建立了许多犹太教堂,并在那里传播其宗教和文化。他们固守着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所有东西

一个被相当古老的禁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一个与圣经规定相符的私法体系和无数的礼仪禁忌。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共餐,也不可常去体育馆或者剧院。而且,通常情况下,非犹太人也禁止参加与国王礼拜,及后来与君主礼拜相关的公共仪式。因而更多的时候人们是把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由于法律体系、宗教及其不与别的种族混为一体的事实使他们的身份更容易被明显界定。

亚历山大犹太人还极为坚决要保留那些他们自治体的特殊机构——总督、元老院、犹太人的司法系统等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那些东西。亚历山大犹太人强烈的排他性和足够大的势力,以至于经常性和当地希腊人发生冲突。直到犹太战争之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势力才逐渐减弱,犹太聚居地最终消失。即便如此,埃及犹太人还是将其宗教文化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下来。

另外,在希腊化的过程中,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无疑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神圣的著作翻译成希腊文,由翻译而来的神圣灵感减少了犹太人对这项任务的踌躇。同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决定负责翻译体现非希腊民族传统的一些伟大著作,两者的目标不谋而合。正是在埃及犹太人的推动下,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希伯来圣经就被翻译为希腊语,即著名的“七十子译本”。这为后来《圣经》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亚历山大既是犹太人的聚居地,也是希腊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两希文化在这里第一次实现碰撞、交流和融合,为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中,离散到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起到巨大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是斐洛。斐洛出身在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富有而显赫的犹太人家庭,因而有着深厚的希腊化和犹太文化背景,大致生活于公元前30年至公元1世纪后半叶。作为当地犹太社团的领袖,斐洛在卡里古拉当政时曾经赴罗马请愿,要求废除犹太人对皇帝行敬神礼。并且据传说,他在随后的克劳狄统治时期,还和耶稣十二门徒之首的彼得会晤,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不可信的<sup>[8]</sup>。斐洛通过他作品中智慧的力量及其想象和风格的独创性向我们展示了参与这两种文化中关于人性方面的讨论是非常丰富的。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圣经解释者,斐洛成就涵盖面极广。斐洛的思想是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重要来源,主要体现在三位一体中第二位圣灵学说,亦即逻各斯——基督。基督教的“圣道”

的观念通过被斐洛神化了的“逻各斯”学说间接地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联系<sup>[9]</sup>。成书于2世纪的《约翰福音》,其作者可能是生活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明显和斐洛学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些学说不仅阐明了道所起的中介作用,并且更彻底地解决了“人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鉴于斐洛对基督教的巨大影响,恩格斯这样评价他:“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sup>[10]</sup>。

### 三

原始基督教教义也迎合了当时埃及的民族情结,基督教的普世观念对饱受民族压迫的埃及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安慰。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民族矛盾比以前更为突出。因为罗马帝国并未把埃及视为本国领土,采取一种殖民统治政策。帝国从统治之初就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采用“分而治之”的原则把原来埃及的居民分为不同的等级,即罗马人、希腊人和土著埃及人<sup>[11]</sup>。高高在上的是罗马公民,其次是托勒密王朝留下的希腊人,再往下包括犹太人和土著埃及人等。

各等级按照排名先后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如参加政府的管理、人头税的缴纳等。除罗马公民、法尤姆屯田兵的后代、希腊城市中的公民可免除人头税外,其他人主要是埃及人,一律要交纳人头税。即使在212年以后,埃及人依法取得了罗马公民权,但却依然不能免除其人头税。除人头税之外,还有贸易税、生产税、工匠税和市场税,这些都需要以货币的形式交付。3世纪中期以后,又不断增加一些不定期的税收项目,强迫人们上交。税款指派专门官员收取,他们受斯特拉提戈斯指派,并从税金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

在行政机构的组织系统上,罗马埃及采用了中央和地方两种机构管理体系。中央政府设在亚历山大城,其最高首脑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具有罗马骑士身份的总督。此外,还设专人负责管理寺院,被称作“亚历山大及全国的最高祭司”,但他本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罗马的行政官员,具有管理埃及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罗马帝国通过这一职务来控制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宗教界<sup>[12]</sup>。所有中央政权机构的官员都必须有罗马骑士身份,并有罗马帝国直接任命。在中央政权之下,埃及又被分成三个大区,大区的下面是诺姆和村镇等地方政权机构。诺姆以下的官员一般不再要求罗马公民身份,多是由一些埃及的希腊人担任。诺姆下面的基层政权的官员除了

政府任命外,有时还可以选举加任命的方式产生。至于土著埃及人是无资格担任官员的。埃及人民不堪忍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掀起了一次次起义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因力量不足,武力抗衡失败后,埃及人再度回归传统,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尽管当时埃及传统文化中的神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在多次外族入侵的打击下,人们开始动摇对这些神祇的信仰,而基督教的普世观念正好符合外族长期占领下,作为民族意识集中体现的埃及宗教的救世需要。因而基督教得以在埃及迅速传播并在土著埃及人心中扎根。

#### 四

神圣家庭的传说增强了埃及作为圣子保护地的自豪感。据圣徒马太记载,神圣家庭曾经被迫到埃及避难。在基督教的经典中,只有《马太福音》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耶稣的出生以及全家赴埃及避难的传说。据该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出生后不久,有几个博士特地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看他,他们声称前来朝拜未来的犹太人之王。这些话传到了当时犹太王国的统治者希律王耳朵里。希律是依靠罗马帝国的扶持登上王位并统治当地人民的,因而深怕犹太人推翻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定杀掉襁褓中耶稣以绝后患。据传说上帝派使者提前托梦给约瑟,让他连夜带着耶稣及其逃往埃及。由于找不到耶稣,希律王恼羞成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sup>[13]</sup>。一时间,号啕大哭的声音响彻伯利恒。对于神圣家庭在埃及的旅程,经过后来的科普特文学作品多次扩容,使得它的事迹更为鲜活,流传更广。人们喜闻乐道,力图使埃及成为“圣地”,因为这里是孩提时的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居所。此次行程,在埃及留下了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数不清的遗址、故事。据统计大约有 21 处遗址与埃及的神圣家庭有关<sup>[14]</sup>,现在几乎每一处遗址附近都建立起了教堂或修道院。此外,埃及还保存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许多文物。尽管圣经故事中并无记载或口传证据,但人们还是相信许多遗址是神圣家庭休息或隐藏以及耶稣显示奇迹的地方。被公众视为历史的传说故事,加入地方特点后代代相传最后趋于统一。

按照科普特传说,神圣家庭跨越北西奈进入埃及,沿着尼罗河普鲁西雅克支流前进,太阳升起时到达布巴斯提斯。约瑟去一个小村庄寻找食物和水,但很快空手而回。直到日落时分,一位名叫阿克鲁姆的农夫从田里回家的路上看见在树下避难的这一

家人,并寻问他们的来历。马利亚告诉农夫他们是贫穷的犹太人,准备从巴勒斯坦前往巴比伦军事要塞(老开罗)。阿克鲁姆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并为他们提供了继续旅行的补给。当他们抵达阿克鲁姆家时,他的妻子因病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耶稣呼唤她的名字并且说:“萨拉,你将好起来加入我们”。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站了起来。阿克鲁姆的妻子告诉马利亚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供奉古埃及巴斯塔特女神巨像的神庙,那里正在举行盛大庆典。马利亚很想去看看这个神庙,萨拉抱着耶稣陪她一起去。当他们一行来到神庙前,异教的神像在风雨中崩塌。这一传说当然是圣经故事的演义,源于《以赛亚书》的记载,“埃及的偶像在他的面前战兢,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sup>[15]</sup>耶稣带来的一系列奇迹使得满大街谣传说这个小孩就是希律王要找的人,消息很快传出,当地政府马上派人追捕他们。阿克鲁姆和他的妻子认为这里不再安全,于是指点他们前往贝尔比斯,以避免罗马军队的抓捕。

基督教和穆斯林文献都认为神圣家庭曾经到达贝尔比斯,那里的居民对圣母很友善,和圣子玩耍,与木匠约瑟交谈。这个城市里有一棵树,因为他们的造访而成为现在著名的“圣母树”。之后他们抵达了罗马的军事要塞巴比伦,那里现在保存了三座教堂以纪念神圣家庭来埃及避难,每年的 6 月 1 日科普特人都要在这里庆祝这一神圣节日。在上埃及的吉伯尔地区,也留下了神圣家庭的一处独特遗址,那就是位于尼罗河东岸的一个洞穴,据说他们一家曾在那里避难。《古兰经》(XXIII: 50)里记述当地人们保护了圣子和圣母。当地伊斯兰教长引用古兰经说:“我们制造了圣子和圣母的启示,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避难用的地方、牧群和泉水。”他们声称耶稣在巴纳萨上过学,并用自己的方式给老师揭示了字母是上帝的恩赐。科普特牧师认为耶稣并没有去过巴纳萨,而是在其旁边的小村庄纳萨拉躲避了四天。神圣家庭也不是处处受欢迎。据说他们到达尼罗河东岸奎萨的一座神庙时,当地居民和神庙祭司用枪棒把他们赶出了这个城镇。

当他们一家人到达姆赫拉卡时,追杀他们的希律王死了,上帝命天使去那里召唤约瑟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返回巴勒斯坦。科普特传说中,神圣家庭在经过许多神庙和其他建筑的废墟最后到达阿西尤特以南的杜拉卡,把埃及历史上早王朝的一座大型岩石墓作为其避难居所。科普特教徒相信神圣家庭在埃及度过了超过三年半的时光,而穆斯林认为在这

里呆了七年。现在这里每年要迎接 350 万朝圣者。每年的 8 月 7 日至 15 日, 这里几乎是人满为患, 都来参加一年一度纪念圣母的节日。在一个悬崖边上, 还建立了一个圣母修道院为朝圣者提供食宿。

我们知道, 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的神话是上古埃及家喻户晓的故事, 到了罗马拜占廷统治时期被附会到基督教神圣家庭身上, 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在埃及上古神话中找到类似神圣家庭形象的表述; 其次, 埃及保存下了神圣家庭的文物证据; 最后伊西斯在三角洲的沼泽地秘密抚养荷鲁斯与马利亚在埃及哺育基督很类似<sup>[14]</sup>。这最终奠定了圣母在基督教特别是埃及基督教中的地位。特别是伊西斯神庙被关闭之后, 埃及人更是把马利亚和圣子视为他们深爱的伊西斯和荷鲁斯的化身, 把伊西斯情结转到相近的圣母身上, 这无疑成为圣母至今在科普特教会享有崇高地位的理由。她的名字为科普特教会所铭记,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也不管是唱赞美诗还是做礼拜, 马利亚的名字每次都要提及。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她的纪念日, 一共有 32 个。她的肖像画至今仍保留在埃及的每一座教堂里。

综上所述, 埃及传统宗教与基督教思想的契合是基督教在埃及顺利传播的思想前提, 而埃及大量犹太社团的存在则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加之基督教的普世思想迎合了当时埃及的民族情结, 这使得基督教在埃及发展成为可能。此外, 神圣家庭的流亡埃及传说加强了埃及作为圣子保护地的自豪感, 这种神圣使命感使他们更愿意接受基督教。因而基督教能够在埃及迅速传播开来, 并同当地文化积极碰撞、交融, 一个多世纪以后这里便成为

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圣经·创世记〔M〕。  
[2] R·O·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1) 〔Z〕. Warminster, 1973. 148.  
[3] G·Hart.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 〔Z〕. London, 1986. 151.  
[4] 卓新平. 世界宗教与宗教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279.  
[5] 哈里斯编, 田明等译. 埃及的遗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16.  
[6] M·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 〔Z〕. California, 1974. 184.  
[7] Sundkler, Steed.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Africa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8] Eusebius, trans. by Kirsopp Lake.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5.  
[9] 赵敦华. 基督教哲学 1500 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33.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8.  
[11] 莫赫塔尔. 非洲通史(第二卷)〔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1984. 158.  
[12]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33.  
[13] 圣经·马太福音〔M〕。  
[14] J·Kamil. Christianity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19- 23. 14.  
[15] 圣经·以赛亚书〔M〕。

# On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Spreading to Egypt

JIA Bao-wei, TIAN M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 Law an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Christianity created in Palestine and Asia Minor under Roman Empire rule in the first century, soon after spread to Egypt and develops very quickly there. Egypt traditional religion corresponding to Christianity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smooth transmission of Christianity, and large Jewish community existence in Egypt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Christianity spreading. Christian universal thinking to meet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Egypt at that time, so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Egyp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being possible. In addition, Egyptian was proud on the legend of Holy Family fled to Egypt.

**Key words:** Christianity; Egypt; Spread; Reason

〔责任编辑 王立平〕